



詩 與 學 科

I. A. Richards. 著

伊 人 譯

北 平
華 嚴 書 店 出 版

1 9 2 9

科學與詩

I. A. Richards 原著

伊人譯

北平

華嚴書店印行

——一五〇〇本

一九二九六月初版

每册實價大洋三角五分

科學與詩目錄

一、	一般的情況·····	一
二、	詩之體會·····	七
三、	詩之估價·····	三一
四、	生命之囑託·····	四一
五、	宇宙秘密之揭破·····	四七
六、	詩歌與信仰·····	五九
七、	幾位當代的詩人·····	七三

科學與詩

一 一般的情況

現時人們的觀測並非妙不可言，因之他能以棄置任何改進它們的方策。他最近在他的習俗和生活的路途上已有許多的變化，一半是有意識的，一半是偶然的。此種迭變會引起更普遍的遷動，於是在最近的將來可預期到我們的生活，無論是內心的抑是外表的，差不多要有一種根本的改造。人們隨着他的環境而有改變；是的，他從前已有過迭變，但他或從未有如現今這般的迅速。以前，從未聽說他的環境有若許和若是劇烈的迭變，不止是心理的，更有經濟的，社會的以及政治的危難。這種突然的迭變使我們望而生懼。人之天性，有的部分較

其他部分更能阻撓變異。如果我們的習俗有了變異，而其他當隨與俱變的却停滯如初，那的確是我們的一樁大大不幸的事。

已經耐了千萬年之久的習癖不會輕易廢弛——至少思想的，以及與變動的環境不公然發生衝突，或不明顯的使我們有所損失或不便的習癖是如此的。也許損失是大的，而我們却滿沒有理會。一千五百九十年以前，沒有人曉得我們固有的關於落石軌跡之思想的習癖是如何的不洽當；及至迦流發見了它的真象時，近代劇遂開了幕。一千八百年以前，只有那一般人心目中的癲狂者知道一般傳統的「清潔」觀念是異樣的不適當。自力斯忒（Sir Joseph Lister）推翻前人的理論，嬰兒平均的「生活之期望」遂加增了三十年。羅諾羅斯（Sir Ronald Ross）以前，沒有人不以蚊蟲為瘡疾之媒介，而以感冒和瘴癘為其條件是何

等的錯誤。果真有人在西元一百年前有了此種發明，或許羅馬帝國更能支持些時日，也未可知。

有了這些眼見的例證，在生活的各方面，於我們的祖先有益的，於我們自身或我們的子嗣也是有益的說法，使我們再不能輕易的領受下。我們不能不驚訝，即在顯然無足輕重的問題上，譬如詩歌，是否我們的觀念可以不有危險的過失。當我們理會到（自然我們也定能理會到）我們的思想在許多事件上與五千年前的思想無大分別時，我們無怪要驚慌失色。自然，科學要算是一種例外。科學而外——我們的思想仍大部在科學領域之外——我們現在的觀念和一二百年前我們祖先的觀念有好多相像之點。關於詩歌一般的見地的確是如此的。此種見地之錯誤，與許多年代同等遠的觀念是否是一樣錯誤呢？爲未來

的人類着想——純然是因於我們自家的愚鈍，因於我們茫然的領受，傳達那不適用，也從未適用於任何事務的觀念——我們現今的生活是否是一種繼續不已的災難呢？

現今一般受過教育的人漸次加強他們的意識，這是一種非常重大的改變。這或許是他的生活益形複雜，愈發混亂，他的願望和需要逐漸紛歧，每易陷於矛盾所使然。不過，因為他的意識迭次加強，他再不甘願不反省的對習俗表示恭順了。他是迫於反省，他覺得有追問的必要。果真反省常變為不得要領的苦悶，那也是見於事業之無比的困難的意中事。適當的生活，在今日比約翰孫在世時難了多多，據波士維爾（Boswell）說，即在彼時已够不易的了。

適當的生活并非生活只靠着理性——人們很容易誤解，若誤解

過甚，實屬不幸——而是一種理智（一種了然全局的能力）所容許的過活。說起來，全局中最重要的一向是我們自身，我們個人心理的結構。有如我們物質的世界，我們於個人的身心所知愈多，我們益發理會我們日常的行爲與事實不相符合，不適用，不經濟，不利，危險或無稽。我們不妨以煮蔬菜的經驗作證。我們還是要學怎樣能以滿足我們自家的口味呢。同樣底，由我們對於心靈尚有微妙不解的地方，足證我們在許多和我們自己有關的事項上，我們的意向和感覺的習慣與事實不符。我們對於詩歌所有的意向與感覺特別是如此的；我們所想的，都是些從未有的情景。我們將個人沒有的及事物也沒有的威力，歸諸我們個人和事物，此外，我們也同樣的忽略或濫用與我們至關重要的能力。

近些年來，人是日漸遠離了天性。他是正往那裡去，他個人還不曉得，也還沒有決定。因而，他感到生活逐漸趨於昏迷無措，益發難以過一種首尾一貫的生活，於是，他轉而考慮自己，他自身的天性。因為適當的生活之初步，乃是對人之天性有一種清切的了解。

人們從早就承認，心理學雖沒有物理學那麼樣大的供獻，其實踐的因果恐怕比機師的任何種的設計更要顯著。心靈的科學裡最初積極的步驟已緩緩而來，其實它們已開始改換着人類整個的觀點。

二 詩之體會

人們對於詩歌常有過分的要求——文首所引亞諾爾特的話就是一個例證——許多人見到那些要求，不禁要用對醉心者寬恕的態度而以驚愕或微笑擲之。自然，一種更能表現近代的，要算是詩歌之前途爲虛無的說法了。斐各克（Thomas Love Peacock）所著詩歌之四時代的結語頗爲一般人所賞視——『今日的一位詩人是一文明社會裡的半野蠻人。他是生活在已往的時代裡。……無論詩歌培植到何等地步，它總是顧不到某些有用的學科：眼見着能担起更爲有益的事物之頭腦，奔馳在這興奮之虛空的嘲弄，似是而非的性情裡播種，的確是一件可悲的

事。在文明社會的幼年期，詩歌是喚醒智能集中之精神的振蕩；但爲頭腦之成熟，而以他的童年玩物當做一樁嚴重的事項，未免有如對一成年人用珊瑚磨嘴以代口香糖，以及用銀鈴作叮當聲使他止哭就眠之無稽。』尤有甚者，還有許多人（濟茨 John Keats 就是其中的一位）以爲科學進展中所不可避免的結果，恐是要有破毀詩歌之可能。

以上所說是否有對的地方呢？我們對於詩歌之估值如何要受到科學的影響呢？詩歌的本身又若何被左右呢？不管我們相信前人給與詩歌的評價正當與否，無論我們相信詩歌會繼續在那般評價裡與否，它總有它特殊的地位。無論對或不對，它總表示詩歌是傾向着重大的使命。除非我們提出切要的問題來，我們就不會把它應付到圓滿的地步。

在詮解詩歌在人事中的高位之努力上，人們曾費了若許的血汗，

但就全體說來，很少得到了滿意或令人信服的結果。這並沒有可奇怪的地方。因為要顯示詩歌是何等的有價值，多少須先對詩之本質作一番的體察。直到最近，此種先決的事業僅能做到極不完滿的地步；本能和情緒之心理的研究仍是非常的幼稚，此外，科學的探討以前必然有的狂放的空論，仍是公然的攔着去路。在詩歌上的興趣往往不濃厚的心理學專家，以及大多於整個的心靈沒有充分觀念的文人，都沒有資格來做此種的探討。如果想進行得令人滿意的話，不僅要洞悉詩歌之熱情，更須有一種心平氣和的心理分析之器量。

我們最好先問「詩歌之廣汎的意義是甚麼呢？」回答此問之後，我們再預備問「我們怎能利用或濫用了它呢？」與「我們有甚麼理由相信它是可貴的呢？」

我們無防以一人十分鐘的生活作一種體驗，並作一種極其簡單的敘述。此時我們能以指出其中普通的結構，指出那是重要的，那是無足輕重和附從的來，又某些現象與某些現象有關，它是因何而起，甚至它大抵將如何左右他未來的經歷。自然，這描述中有許多廣闊的間隙，不過總可使人們了解在一體驗之中心靈動作的一般，以及體驗是怎麼回事。

一首詩——我們即就華次握思 (William Wordsworth) 的韋斯敏斯德橋 (Westminster Bridge) 十四行詩來說——乃是一種體驗，此種體驗只有那適當的讀者熟讀後能以得到。想要了解詩在人事中的地位與詩之前途，須先看清此種體驗一般的組織如何。請我們開始慢慢底讀它，更好是聲音大些，使每個綴音給我們一種充分的感應。我們最好像作

試驗似的讀它，反復的讀它，變換我們的音調，直等我們覺得已盡我們所能地得到它的韻腳——無論我們的讀是爲喜悅他人與否，至少我們自家對於它的若何的「抑揚」有所心得而後再放下。

Earth has not anything to show more fair:

Dull would be he of soul who could pass by

A sight so touching in its majesty:

This City now doth like a garment wear

The beauty of the morning:silent, bare,

Ships, towers, domes, theatres and temples lie

Open to the fields, and to the sky;

All bright and glittering in the smokeless air.

Never did sun more beautifully steep
In his first splendour valley, rock or hill;
Ne'er saw I, never felt a calm so deep!
The river glideth at its own sweet will:
Dear God! the very houses seem asleep
And all that mighty heart is lying still!
原詩的意思是——

世間沒有比這更美麗：

頭腦暈眩的人才會放過

如此悲壯偉大的景色：

這「城」此際實在像穿了一件外衣

清晨的雅潔，寂靜，無蔽，